

书海潮声

少年读书会： 在孩子的心田播撒阅读的种子

□李慧慧 文/摄

随着2024年的岁末渐行渐近，回顾这一年的阅读之旅，最令人欣慰的莫过于成功举办了三期少年读书会。在孩子的心田播下一颗阅读的种子，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。

那天，我们几个人灵感突现，决定办几场公益性质的少年读书会，点燃孩子们对阅读的热爱。定下目标，即刻行动。少年宫的老师为读书会赋予了一个别致的名字——“海潮声”。我选定了要阅读的主题，我们齐心协力，默契分工。

首期读书会以历史为主题，我们挑选了《少年读史记》《历史真好玩》《长安的荔枝》等书籍，并在公告中建议孩子们自带一本历史类书籍。结果出乎意料，参与读书会的孩子们携带了各式历史书籍，《明朝那些事儿》《漫画三国》等，年级跨度从三到六年级。读书会当天，望着他们稚嫩的面庞和眼中闪烁的喜悦，我感动不已，原来有这么多孩子对历史怀有热爱。活动中，我设计了一些小游戏，孩子们竞相猜测历史人物，令人惊叹的是，他们竟在题目尚未看清之际便已猜出答案。

最后一个环节，孩子们写下自己的感悟，“如果历史是一位朋友，昨天我不会与他做朋友，今天会。”



“我最敬仰的历史人物是明朝的朱棣，尽管他的皇位来历黑暗，但他治国时期，国家昌盛，是一位英雄。”孩子们的独特见解，让我对他们平时读的书充满好奇。活动结束后，我向朋友感慨：“幸亏有所准备，如今的小学生阅读量真的好丰富，不容小觑啊。”首期读书会在暑假期间圆满完成，炎炎夏日中，孩子们的思想火花在此碰撞，也让我受益匪浅。

第二期读书会适逢十月，我们结合爱国主题聚焦了地理书籍，选定了《这里是中国》系列，从不同角度探寻中国之美。这个系列的书籍，从山川湖泊到风土人情，每一页都充满了引人入胜的故事。那些曾经觉得枯燥的知识点，在此刻变得鲜活

起来。活动最后，孩子们纷纷拿起笔，记录下自己的感悟，一位小朋友写道：“这场读书会彻底改变了我对地理书的印象，我原以为地理书枯燥乏味，原来竟这样有趣。”还有一位小朋友感叹：“地理不仅仅是地图上的线条和标注，它更是一个个生动的故事，一段段丰富的历史。”另一位小朋友则记录下了触动自己的一句话：“地理或许就是历史、哲学的延伸。”

第三期读书会，我们走进了自然的怀抱，阅读了阿来的散文集《去有风的旷野》《笔记大自然》《自然笔记：开启奇妙的自然探索之旅》，让孩子们在文字中感受大自然的魅力。自然类的书籍，能够让孩子们静

下心来，用心去感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，那些看似平凡无奇的事物，其实都蕴含着无比美好的力量。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，在傍晚的余晖里，在风中摇曳的树叶间，在不经意间的微笑中，生活中平凡的一切也是如此美好。孩子们细致观察植物标本，在纸上描绘，翔实记录观察结果。活动结束后，一位小朋友对我感叹：“老师，原来生活中有这么多美好的事物啊。”这句话，让我真切地感受到读书会有了实效，也让我心中充满了力量。

孩子的阅读也给了我启发，这些平凡的事物，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底色，给我们的心灵带来了深深的慰藉。在一条熟悉的小路上，或许我们已经走了千百遍，但当我们真正用心去感受，会发现每一次的脚步声都是独特的旋律，每一片落叶都诉说着不同的故事。即使是那些日常琐事，如煮一杯茶、洗一件衣服，也都充满了生活的温馨与诗意。

这一年，跟随孩子们的脚步翻动书页，灵感与智慧火花四溅，阅读的种子在孩子的心田悄然萌芽。让我们静待时光的滋养，期待那些知识之花绽放。

重点推荐

对话张悦然：

写作没那么容易，文学需要严肃对待

许多人知道张悦然，是通过当年的“新概念作文大赛”：2001年，还不到20岁的她凭借一篇洋洋洒洒的《陶之陨》，获得一等奖。

伴随着“一夜成名”而来的，是各种不同的身份标签。张悦然被视为“80后作家”的代表之一，写作、主编文学杂志，在大学教创意写作。小说《大乔小乔》被改编为电影《乔妍的心事》，她又体验了一次做编剧的感觉。

或许可以说，这些年，无论是写作、教书、办杂志，还是组织一些文学活动，都是张悦然介入文学的方式。她知道文学似乎正在变得小众，但依然希望做出努力，为它注入一点活力。

困惑与怀疑

张悦然与文学的机缘，可以从二十多年前的“新概念作文大赛”说起。

作为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，张悦然接连出版了《葵花走失在1890》等数本作品，被推到台前，接受读者好奇的打量。

她的知名度在逐渐上涨，出版商希望这些拥有大量读者的年轻作家不断推出新的作品，然而几年之后，张悦然却选择慢下来，有几年停止了出版新作品，甚至没有写作。

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离开了文学的赛道。张悦然开始主编一本文学杂志，并且在大学里教课，讲的内容依然与写作有关，“那几年，我对自

己的写作产生了怀疑。”

这种怀疑直到2016年《蜚》的出版才慢慢散去。她在书中搭起宏大的故事架构，笔触冷静犀利，通过一桩骇人罪案，写出了两代人的纠葛和命运浮沉。

对张悦然来说，《蜚》的一个意义就在于“自信”的建立，让自己可以坦然接受作家这个头衔。“文学需要严肃对待，写作也没那么容易。如果一个作家总是特别自信，然后从来不怀疑自己，那可能我也会比较怀疑他写的东西。”

文学与态度

在逐步确立写作信心的同时，张悦然其实还在忙着另外一件事，主编杂志《鲤》。这本文学刊物不定期出版，她希望，《鲤》能成为年轻一代的文学读者和作者交流的平台。

2018年，张悦然又发起了“匿名作家”计划，在这场文学比赛中，郑执凭《仙症》获首奖，因此得到了广泛的关注。今年，由《仙症》改编的电影《刺猬》搬上了大屏幕。

另外一场由《鲤》杂志举办的文学比赛“伏笔计划”亦在今年启动，参选作品都是未完成的书稿。她认为，在写作的过程中给予肯定，或许会挽救一些半途而废、被锁进抽屉深处的优秀书稿。

不可否认的是，文学杂志已经是越来越小众的事物。张悦然说，“对很多人来说，文学杂志不是什么必要的东西。但如果还有空间让它

存在，我就会继续为之努力。”

她依然写小说，而且会继续写下去。“文学依然珍贵。继续演练吧，将自己想要的东西，更好地带到笔下。”

灵感与突破

前段时间，张悦然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则消息：她的新小说《天鹅旅馆》出版了。

几年前，她写过一部中篇小说《天鹅旅馆》，只不过，在小说发表之后，她一直觉得有点不满意，总觉得有些想表达的东西，没能在小说里体现出来。

直到几年之后，一位朋友无意间和她谈起这个小说，她忽然有了一些新灵感，便决定修改那部中篇小说，在新的版本里通过引入新的人物，加入了更多有关女性之间的友谊的探讨。

新小说沿着一条线索展开：保姆于玲绑架了雇主的儿子，遭遇一系列变故后，她和女主人秦文的命运纠缠在一起。两人的身份截然不同，相互间却有一种特殊的信任。

通过她们的友谊、彼此谅解与救赎，张悦然尝试书写当下不同身份女性所面临的困境与突围，“小说里前面一部分情节跟先前版本的《天鹅旅馆》相似，但每句话，都是我重新写的。”

在《天鹅旅馆》中，张悦然讲述的故事走向，从恶到善，也留下



了希望。“小说里，悲观的东西或许不缺乏力量，但却缺少生命力。”她如此解释自己在写作上的这种变化。

回头看看这些年的文学经历，张悦然认为，写作无论何时，都是困难的，“有些时候，我虽然并不在写，但我仍在写作里，对我来说，写作一直最重要的事情。”

据中国新闻网